

53<sup>38</sup>~~59~~ / 2233(10)

外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三

記

河南府重脩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訟調發賦稅稽功會事無不舉代君  
 理物政教繁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豈部刺史  
 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  
 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  
 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亦都後增置胥吏史以  
 總治諸州雖官制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  
 西矣皇朝承統明初度道中雖鎮守自古總領委

外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  
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  
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  
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  
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  
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  
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

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  
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  
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  
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  
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  
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  
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為政之本焉烏有端其  
本而未不王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  
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  
於事佛者徃徃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為莊  
殿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  
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  
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  
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為榛蕪者十  
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  
氏之為獨榜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  
鎮洛之明年禱兩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闊且呼王  
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

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  
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易壞補闕三十六  
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  
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此一字無歲月云從事歐陽脩  
遂為一字無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其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  
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  
驕善貨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  
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欠

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剗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  
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  
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  
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讒之為已病也  
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  
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  
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若吏  
之所為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  
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鄉丈人而已比年蜀  
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

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問閉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一作書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旣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

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旣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徃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

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其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饒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

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寒萬安輾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為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或聯亘甲相附高相摩其然起崒然止來而向



去而背須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闢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鑿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

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

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  
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弈  
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懽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  
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  
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  
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  
時之勝而為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

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  
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  
纔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  
昏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  
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  
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  
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  
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陝嶺徼出而顯者往  
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此無百年間未  
出一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

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生不舒愉雖  
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  
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  
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  
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  
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  
為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  
乃歸復行成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  
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茅之甲者  
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

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併  
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  
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  
木其蠹瓦甃其一作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  
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  
推之與子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  
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  
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

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  
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  
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  
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  
保其心腹胃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  
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  
電天之所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  
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  
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喑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  
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  
縣署亦理一作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  
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  
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

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  
素病羸宜其有以間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  
自為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  
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與一作古  
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雄奇一作富偉麗  
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  
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  
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  
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  
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樂善者

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  
言笑終日一作終日笑一作終日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  
其壁三字一作于  
壁而記云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第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漑枯為蔬圃  
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  
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  
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  
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  
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

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  
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為杏地邪因勿伐既  
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  
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  
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  
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  
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恠邪夫以無用處無  
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  
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

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  
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  
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  
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其言而記  
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籜櫛筍之羸歲尚十數萬緡  
坐安侯厚一作利寧肯為涓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  
簡歷芟養率湏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  
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彊恬無恠讓也以是名其

俗為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謙芥止公私誰何且  
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為私不與  
公上急病服王官為慢齒王民為悖如是累日地捺  
園禿下亡有畜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  
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  
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  
斥賦入委疊上益薦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  
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歛取無藝意者營飾  
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  
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

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未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  
蔭映未嘗植物因濬以為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  
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鋪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  
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  
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  
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  
吾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為斗斛之水  
不能廣其容益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

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囂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四字一作是為壯哉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

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無一此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為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焉用蛟魚變恠之為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惣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  
之力凡若干土木巧埽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備食之  
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  
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  
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  
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為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  
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  
乃歛其衣盂之具所一作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  
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即浙  
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土吾

豈無鄉閭親戚之令與愛而樂此工耶吾惟浮圖之  
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大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  
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調沒不待歲時烝嘗  
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  
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  
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  
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  
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  
延遇為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  
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

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  
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為也遷  
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天民力役  
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  
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  
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  
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畎畝樹  
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

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  
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  
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乎我斗斛權衡而  
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  
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  
有能捨已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  
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  
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  
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  
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

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礮而載于舟  
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  
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  
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  
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  
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  
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  
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  
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  
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  
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  
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  
常有風波之恐懼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  
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  
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  
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

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  
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  
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  
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  
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  
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  
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  
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

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  
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  
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  
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  
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曆六年 月

日記

###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

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

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疑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文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文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

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sub>異</sub>惟誕甚妄也水  
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  
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  
也羽之論水惡溇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  
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  
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  
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  
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

之惟吾二家皆爲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  
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  
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辛少孤旣壯而  
從祿養其爲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  
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  
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  
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  
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  
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  
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

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  
其以為如何予曰嗚呼為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  
不必問二作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悔於當  
時者必顯于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  
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為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為張越琴其一傳為樓則琴其一  
傳為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  
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  
如她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為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

有斷文用以為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  
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  
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  
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為寶而余兼有之然惟  
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此數  
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准惟  
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為老者之所宜也余  
自以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  
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  
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

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

續添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振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農桑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

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

知而本未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急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



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甍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

官于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墮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

廡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其說在居士集第二十九卷後

外集卷第十三

淨垢院記

處其

處上有

十有八

無有

空且

空下元

本缺

作空

洛陽

洛上有

損小

無損

三十六

三上有

既畢

畢

且第

遂為

命字

恕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榮鄉亭記

什邡

縣隸漢州

諸本

以苟滿歲

月作

未嘗

未嘗

此下君行達

君疑

若

可知矣

矣作

之下

下

其

明因塔記

千百年

千作

明道二年

七月十四日

記

恕

此有

叢翠亭記

周營

注恕

常以

同注

嵩室

同注

最獨

無最

治亭

同注

連者

一作

而刻之

此

下

大字院記

某人題

某乃

東園亭記

脩友

予脩

為大

為作

僖二

二十

始約

約

得乃希

乃作

幾一

無一

未出

聞作

少以

從以

風立

一作

風給生

給作

豐年

年作

往求

木作

益脩

脩作

不復

下復

元缺一不復游怨幾閏閏下有其溜其作石物無物友盖

善字友二年文藪作也也記也作

樊侯廟記廟而食廟上有腎腸哉無哉貽怒移一作以

騁其志睢無此有司宜上有有不興始不作壯陽剛燥字四

作氣使風能使上有

東齋記之東東字作以燕以作誦之誦上有雄富作雄

奇在體宋文粹此傍有小池宋文粹傍字而某作二字

於其壁同正

伐樹記其根其作庇之庇上有七天尺作杏之之本

本一字死勢其死上有

歲竹記怨本記侯利同正文

游脩亭記是為同正文心者無者

浙川記浙作之資資作所餘所作甲子甲子下

惠聰自無此雖老無雖

藥師院佛殿記之賈世之作以生以下有以其無以琢

磨作磨然後所食後作以庇我以上有浮屠之之

能教人我之有無有所欲用之遷之作因具言得字

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文藝作問其所為

者云修佛殿始造歲月文藝作始可喜文藝作十六

日無十字歐陽某七字

偃虹隄記恕本家集以偃作疑避諱也所記恕本家集以偃作疑避諱也作

金雞之右石右作長一千尺高三十尺恕本家集以偃作疑避諱也百步之隄五作皆蒙其

利無此四字不以廢作以廢

大明水記取汲者一作取秀鄉秀作謂山水謂上有

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文纂乳

而有字乃與下句相類虎丘石井井作招賢恕本疑

至虛二字作天台千文瀑布水第十七文纂無水字汪

下無皆戒人皆下有食之之作岸時時有本疑此井

為水於為作

孫氏碑來世子孫無孫不必問問作遺家作遺廬二家

歐陽某記五字

三琴記皆不知皆作

外集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四

序一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  
密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嘆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為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可示之萬世而取

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敘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裕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飲臣下必問

祖宗之故常闕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改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塵纒一二而已故敘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闕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

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  
諛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  
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  
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為宋仁宗噫  
仁之為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  
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  
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  
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名聲為韁鎖夫軒裳輝

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  
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  
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  
迂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  
不利命乎數竒時不見用而宜一作且夷然拂衣師心  
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  
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  
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  
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  
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倚裳摩趺攘臂以遊其

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  
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  
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一作紳議者咸傷摺薦  
冤之君方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齎  
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夫快識  
字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  
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  
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  
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  
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

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  
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  
一作囊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  
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  
詩以爲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來水東西  
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  
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  
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



若鑿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通行天下凡水之  
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  
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魴獨鼈可  
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類怪盤絕之險而可  
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繞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  
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  
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  
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  
呵後先傾旁扶登覽覽一作登未周意已忘矣故非有  
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

惟卑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  
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  
峰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  
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  
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  
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  
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  
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

又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  
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  
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  
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  
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  
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  
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  
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  
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為之者未嘗樂也然其  
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

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輩一作背視而槩易之居

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

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

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疑傑然以獨立也子聰

南人樂其士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

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  
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於衡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  
其林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  
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  
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  
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  
矣凡君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  
客都中識君於交逵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饒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  
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  
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  
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一作外也  
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  
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  
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王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  
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  
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官雜然而處  
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

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  
氣秀而色和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  
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  
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  
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  
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旣而  
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  
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  
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  
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以見乎遠余友河南  
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  
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  
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  
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  
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  
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  
鳴必假物故須篋簞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  
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

無窮士之以是為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為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為吏于此群居肩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為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尊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磨為最深是以既一作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交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其一作止也於詁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

之學也皆古文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  
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  
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  
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  
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尊重其名一作  
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  
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  
甫解者謂國不知名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是也  
子漸行矣勉之

本野氏胡寅字序

字說

寅之為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  
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  
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  
和衷哉云者皋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  
者為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  
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  
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  
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此無直識其次第而已  
至於此無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  
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

也文王之世為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為淫虛然猶身一作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

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

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

真為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

以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

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

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三字作云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

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鄉進士自

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

中甲科為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

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

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

出其文辭煒卓一作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

藝以較於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

試其為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

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以二字無距今之為者其修已

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字有不已而志人大焉

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  
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志也然君子之於  
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  
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  
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  
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予履往  
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予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  
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

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

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  
官者得不貪以為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  
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  
文以蕭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  
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為秦官出入殿中督察  
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  
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為之  
至有伺求以為察剛許以為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  
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  
儒沉正闕達大體然後蹇蹇王廷為天子司直之臣



況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爲世名郎緣飾  
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頽綱舉舊典嗣先聲  
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  
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  
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摻祛爲一作別又  
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爲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  
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  
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

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  
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  
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  
詳焉其爲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  
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  
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送方希則序將有無將不利二資作褚囊囊作

送陳經序而下此下作若斷斷作擗籠擗作登覽登覽作

相傲相下有群字無遊暮已以作三日月日作

送楊子聰序歲數之字無數其能出其頭角矣此下

為望天下州郡無先者物之盛之遂特特字本疑

送廖倚序幾歲載一作歲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蜃本先膺二字作而精而

字志高志作行潔潔作河陽諸本皆作陽按序云

而志於此事訖言歸余惜其終則則作事訖訖下特

其特作

張應之字序言則無言稱述作而深深為用無為

尹源字序古仁者一作古是以以作而字子淵文

淵且止文同正

胡寅字序之辭辭下有美之之文文下有禹之言言

有也言堯舜字無言又直此又作文王之世宋文辨名昌

名下有古人之命字命古之所道道下有作字說

有字送陳子履序本姓為陸按子履乃陳經也後歸歸煒然

煒作所以尚無以後悔後作一朝朝本無此字博其

聞文聞作致思也思下有發辭辭下有

外集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五

序二

剛正黃廷經序

無僂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  
名之其自號為無僂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僂者也其  
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僂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  
其道不知無僂而妄學一作求僂此我之所哀也道者  
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  
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閑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  
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

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  
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  
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  
蓋命有之一作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  
不自成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  
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  
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  
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  
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  
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

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  
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  
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竒恠故  
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  
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  
黃庭經石本者廼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  
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  
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  
也吾視世人執竒恠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  
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

而不為乃為剛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  
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  
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  
至于一作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  
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  
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  
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  
一以農田勅限甚者答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

田許於門

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

於

宣德門外訴

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  
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  
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  
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有一作且緩急近而  
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  
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  
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  
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  
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

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  
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  
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  
爾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  
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  
今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  
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  
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  
也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  
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仍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圓冠  
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  
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本地居軫旂霜風動天萬竅  
號怒搖鞭長跋一作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  
七日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  
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  
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蕪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

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  
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  
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  
若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  
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  
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為完  
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  
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  
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  
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

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  
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  
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  
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  
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  
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  
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  
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  
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  
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偽謬之失其可究邪

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  
故謂之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  
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  
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  
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  
作為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況其文  
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  
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  
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為繫辭  
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

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是皆險恠竒絕非世常言無為有訓故一作  
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邪  
文言繫辭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  
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  
此孟子所歎其不如止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為尤  
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術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  
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  
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  
彖象繫辭又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



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  
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  
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  
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  
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  
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此卦六爻是  
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  
費氏也孔子之古經止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魏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

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  
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為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  
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為信因令  
善畫工來松一作模寫以為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  
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  
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為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四  
歲而先人捐館某為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  
家時極貧汝父為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

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為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某十許一作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閭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轉百餘年以為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

後二十年其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為作贊并序

### 龍茶錄後序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敘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此一無字仁宗在

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

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為龍鳳花

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一作家

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

明堂致一有字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

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而勃自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願字一作願令為耆長往

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死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郊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

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  
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邠城尉天聖中河  
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峭古險地多涂山而  
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  
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  
以捕之既憚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憚將謀招出  
之憚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  
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  
邀於山口憚幾不自免憚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  
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

知其實罪熱巡檢憚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  
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  
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憚至京  
如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憚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  
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  
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  
不許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  
入民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  
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  
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

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其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路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其

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

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  
弱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  
粟盡乃止憚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  
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  
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  
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  
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  
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  
言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令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  
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憚

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  
但不盡知也憚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  
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外集卷第十五

黃庭經序其生者者下有也字

送王聖紀序前年前作二吏無無吏字言水旱旱下有事字訴

於宰相四字作叫四出四作分幾民之三字作其幾不得達

幾霖潦二字作旱易見見下又有也易二字通於於作于吏居居作居

隔生死真作曲直而民之志而下有已聞于州于聞

外集卷第十五

作達于上子者乎天縣不壅而民志通者已上八字

簿尉先之而已天子仁恩下而降于州州不壅而達

尉與主簿主簿尉尉云云佐是縣尉其以夫其行而以予因二

十四日作十日無二

送太原秀才序寶元二年十月乾德令尹歐陽集序

按是年六月公改武成判官明年二月當上此猶繫舊階疑未受命時作

傳易圖序至其無其有激云爾而云有也昔孔子有子下

字其事無其必以以作夫子自作所字下有取卦體體

辭其下有以為偽謬偽作聯屬屬作孔子言孔上有

不必作必也必作必其證證作知矣矣作雖有述者

者下有不得列于學官故上自孔子至于王弼迹其

今圖之所傳者焦贛費直二字上各自得作自言

學無之漢末費氏末下有

七又纂作體似非序但文纂作銘字可疑王深甫

長樂集有信都公請作七賢圖詩其序云伏蒙出示

先大夫所作七賢圖事又云咨求學文之士為之頌

贊將以刻石永告來裔而回也不肖亦辱於此數則

公所請作詩者不一也怨本作求十賢書贊與焦

伯強無蜀物文纂作始為贊文纂作

龍茶錄後序熙寧時文題龍茶錄後江達云此篇

薛少佳客嘉時文作齋夕齋致治平甲辰七月丁丑文時

七月十四日

桑懌傳本舉無本往來得往來往來里中四字作爲

也也作夜入潛入其篋篋字下有中衣馳問里父是

二篋中凡推仆文藝作轉運使使字無嶠古險嶠字下有

涂山涂作捕之無之宣頭字無頭授名名二下有捕罪黜

巡檢者檢下有其間一字見召懌至京此一師字輒出出

有者數日餘作十日民皆走居字作獨有無有三日有後

字則携則自携携其具携具不畏畏字上刊本某處處作察其實察得卒若干乃對上與兵馬

疑卒復命復上而非我我作送三班送下有與詐取譏也詐無與

與下有嶺手殺作二字而自伐而作與詐取譏也詐無與

三亦思之然無此以行無二二廩二廩見民嘗見上

善劔善下有常畏常畏遇人遇之而能者者作偉

烈義偉作古之人有然焉文藝作不誣誣作知今人知

有又懌所為懌上有次第之馬下有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為作贊并序今此卷

有其序而贊不傳

閩本桑懌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即五

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外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六

書一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  
多事忽一作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  
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  
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  
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  
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

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  
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  
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有  
謂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  
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  
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  
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  
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  
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  
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

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  
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  
君子之譏著之簡冊冊一作冊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  
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  
不重邪歟一作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石  
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  
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  
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  
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  
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

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能以塞其責向使

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

昌言以塞重望且解各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  
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  
甚謹讀其辭温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  
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  
達乃取羔羊雉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  
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  
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斝幣  
篚壺天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

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為  
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  
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  
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玕璜琺瑯之美以送客雖無此  
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  
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  
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  
庭而禮加邊豆實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集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  
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  
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  
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  
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  
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  
干一作好一作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闕謁者以道一作通一作姓名  
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  
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

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  
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  
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  
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賣金而  
求寶者亦之焉閭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  
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  
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  
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  
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  
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

也政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  
姑道此以為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  
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等  
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  
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殺  
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  
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  
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

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  
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  
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  
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  
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  
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  
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  
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  
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  
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

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疑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云者唐虞之道

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閔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如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斗斛字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

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  
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  
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  
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  
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  
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  
所以云者本一作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作  
又敢務爲竒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

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  
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  
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  
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  
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  
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  
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  
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  
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  
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



京師頗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閱世之意  
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  
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者此事有本末  
不可卒然一作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  
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疑先陳之君既家  
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  
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  
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  
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  
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

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  
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  
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  
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  
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  
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  
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  
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  
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  
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

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作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

之不俞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六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又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勸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

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  
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  
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  
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  
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  
曰斷木爲棊椀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  
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  
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亍之相近易之則  
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  
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  
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  
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  
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恠亦猶是矣  
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  
不但患乎近恠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  
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  
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  
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  
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

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  
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  
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  
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  
而不受貨一作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  
苦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昨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  
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悖脩幸  
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

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  
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踈淺一作賤  
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為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  
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閭懦獨  
無能之過以為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  
區之心以為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  
為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  
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  
曉諭以為寵若其為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  
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為政者

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  
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  
常此善為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  
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  
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  
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  
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  
鎮俗一作救民愁無為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  
之昔者孔子嘗為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  
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

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  
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為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  
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  
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  
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  
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  
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  
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三字一也然直士之言雖  
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  
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

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  
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  
畝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  
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  
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  
飾為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  
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  
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

功易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  
其易則復慙聖人為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  
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  
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  
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  
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  
卻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  
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  
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  
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

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  
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  
亦勉之未臻歎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  
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  
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  
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  
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  
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  
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執簡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外集卷第十六

上范司諫書此又非一文海無

與郭秀才書羔羊羔一鳥且少甚少

與張秀才第一書勤勞且一勞

第二書翦剝前一剔發之明一作發堯禹舜禹孟軻之

言道作軻子一

與石推官第一書誠先作誠一

第二書文章文字作猶即一作叩寵若一作答消息一作

答王相公書伏讀捧一作讀猶即一作叩寵若一作答消息一作

稍愁無為作愁一

投時相書炳然而精四文字一作察然賤技賤一作

外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七

書二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為



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  
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為天下士  
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  
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文登陸長興圖  
數代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圖高魚與謝世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  
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  
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  
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  
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

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  
謳謠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  
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  
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  
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  
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  
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  
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  
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  
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

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  
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  
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  
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闕言高論流鑠前後者  
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  
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  
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  
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  
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  
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

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  
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  
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  
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  
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  
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  
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  
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  
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  
其誠而幸賜之

代揚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臯夔益稷之徒者。

一作稷契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

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後一作興也。有方叔邵虎

申一作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

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

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眾

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

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

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

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入

疑其瓌傑竒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

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

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

述之不暇。況得身出二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為而

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圜執鞭扑。猶為幸歟。

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也。一字有

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

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

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

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  
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  
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  
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  
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  
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  
君大夫者似有可以籍而為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  
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  
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  
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間之於揚氏不

為無恩矣某不肖其

莫一作

能繼

光一作

大先君之世而

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闈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  
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耆龜而決然用是以自  
進者蓋真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  
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  
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  
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為薦論然觀其用意  
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

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  
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  
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  
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  
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極致  
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  
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  
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才

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  
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彌稱得人而足下廁其  
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  
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  
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  
疑三字一作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依然正

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  
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  
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  
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  
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  
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  
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  
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  
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  
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恠也夫人之性剛果懦

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  
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  
祿一作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  
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  
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  
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  
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  
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  
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

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  
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一作無一語待  
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  
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  
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  
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  
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  
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  
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  
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

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  
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命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  
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  
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  
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  
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  
無得言是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  
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  
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

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試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遂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是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 宣脩再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何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恠不如約方悞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既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



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  
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  
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  
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  
幸又聞夷陵有米麩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  
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叅轉運作庭趨始  
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  
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  
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  
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

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  
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  
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  
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  
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一作  
老婢亦相驚恠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  
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  
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  
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  
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

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法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恠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當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入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照所則感感然嗟有不堪之窮

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

日到縣倏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  
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是以盡  
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為況  
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為少事且遣伊入京師  
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  
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  
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  
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  
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  
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

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  
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  
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  
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  
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  
取法此傳為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  
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為紀傳今欲將梁紀  
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歲之議其  
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  
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為二分于作傳不知

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  
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  
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答且希一報如  
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  
春寒保重

同前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  
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  
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  
敘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于

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潞師魯少  
所樂遊其況如何春寒千萬保重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  
死年月斷足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  
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  
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  
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  
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

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雨  
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  
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為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  
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  
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甯中但向聞師魯有失  
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  
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苦若初失時脩素  
謂諸君自為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況師魯素  
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  
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

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  
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  
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  
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  
佳

同前 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  
又卧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  
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卧在牀  
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

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為慰一寫朋友彌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為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為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尚有逕慢之僻在因子漸止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強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子漸為人不得縷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為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

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為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首復書于判官祕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

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傅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

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sub>自</sub>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已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而輒竒凶其狀可為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

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  
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  
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  
臬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  
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  
使與州校後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  
官遇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  
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  
而改為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  
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危而得

其所為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  
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閱已然非有深仁  
厚義君子之閱矣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  
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外集卷第十七

代揚推官上呂相公書伊尹者一無私自一作嘗獨

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一作獨念昔者有

與高司諫書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一作問予友尹



不可屈之節

屈字下一有曲字

不以賢者

一作以不賢者

與尹師魯第一書見有就死

作其一

第二書五七盃

一作五盃七

第四書及陝

一作王陝及

田丁判官書自如自

一作怒

今乃

一作及今

外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集六十六

書三

與謝景山書

脩頃者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  
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  
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  
於法度根蒂一作抵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  
人乃知騏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鑿和以駕五輅  
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  
志則多躁憤狎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

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

古人遠矣某常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

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

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

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術長而恥短則是

有事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

有爭氣者不可與辨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

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

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頗得書信往還今者

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脩啓脩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

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

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

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

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

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

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

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

有義制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撫甫就而首尾

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  
蕞爾之質列一作於囚拘瞻望門墻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一作第一書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  
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  
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  
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  
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為遠近親疎然者也  
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方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  
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為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

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  
不第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為刑  
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  
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  
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  
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  
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  
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

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僕一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柰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

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為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占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

方一作在一作近郊數大家之間圖經以為儒翟先生碑  
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  
道不仕以數學為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宮  
儒一作先生碑一作先生碑一作先生碑一作先生碑一作先生碑  
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此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  
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  
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  
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  
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  
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

甚原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  
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文  
文內翰凶計聞問驚怛不能已已文文位望並隆然  
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  
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  
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  
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其自束髮為學初未有  
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

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  
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  
笑其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  
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  
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  
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  
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言之  
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  
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

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  
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  
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沐某歲  
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  
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某再拜

按內翰胥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  
作既與刀君不應稱文文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

胥公  
當考

### 與陳負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

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惑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  
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  
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柰  
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  
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  
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  
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  
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  
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  
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

曰教一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  
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  
叅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  
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  
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叅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  
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  
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  
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  
俗所爲積習以已一作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  
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

為近古噫倏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  
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  
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  
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  
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為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  
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  
迫於促裝楊秀才旦一作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  
曰一覽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

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  
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  
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  
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  
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  
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  
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  
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  
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  
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



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又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知此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其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學不宏所發明而究其

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文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疑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  
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  
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  
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為大  
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為  
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為如何但日冀公私蒙  
福爾春暄千萬為國自厚重一作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  
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

以為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為然  
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  
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  
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  
明失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  
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  
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  
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  
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  
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

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脩亦粗塞責不愧于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脩今歲還京誦職在言貴值天下多

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特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蹙然閎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辯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

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其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爲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爲謝

外集卷第十八

答孫正之第一書今又疑二衍字

第二書三十年前一作年三十一以前

答祖擇之書兩策一作兩用未知足下之意合否一知字於

答徐無黨書於辨論經旨於字上一并前所記記字一

外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九

書四

答宋咸書

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答茲者  
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  
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  
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  
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  
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  
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

及今迷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為如何尚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為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宜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為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

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緩一作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為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論也秋暑尚繁伏惟為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二年得博士杜君與

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  
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來作來穎在穎逾年差自適然  
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  
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  
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  
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  
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  
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為宜  
爾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  
脩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

其之戀戀此某與某異一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  
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于其間  
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  
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眾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  
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眾人也然尚  
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為恨也去年  
辱書于穎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  
判然以為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

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  
為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  
章之自述然後以為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  
而愛之不已以謂閱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  
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  
垂涎已炎一嚙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  
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  
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

七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  
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  
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  
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  
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為得之矣載初  
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  
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  
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



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為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為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一作嗽無棕姑此為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諭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微為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

但恐除周之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為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脩再拜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為見殺於憲無所損

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錄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脩再拜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

鞅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脩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爲况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

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  
其時為幸脩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  
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脩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  
要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謂十日尚遠遂未曾  
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為一兒子患傷寒  
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復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迫  
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為之辭亦不工  
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

誌文脩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  
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  
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關速也苟  
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沉治命不用邪若葬期  
未有日可待即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  
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為便緣脩文字簡略止  
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  
於紀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  
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續得  
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大尉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門

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  
亦可為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  
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  
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為病  
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脩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  
今已撰了為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脩愚鄙辱  
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獎未有若脩之  
勤者脩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

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  
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為  
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  
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  
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然又不知尊意  
以為何如苟見信甚幸或倖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  
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  
為人來求者多葬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  
為善昨禮院定謚曰正獻音同所文也文賢有成日  
獻義兼文知已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

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閣儀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何殿是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專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為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閣本制也然不見初今乃入閣却御前殿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

衙自明宗失之舍元大殿大朝宣政常朝謂之正衙

延英便殿亦謂入閣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

蓋漸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前殿入閣

入閣誤說也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為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啓曩一作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

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

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

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徃徃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持有助而已

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

景祐三年續添

其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徃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

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爲慙自冬涉春陰  
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若多事是以闕  
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  
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  
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  
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  
內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  
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  
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

自以爲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爲人皆  
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  
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  
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  
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  
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  
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鑿而  
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  
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棄

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  
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為報以塞其  
慙某頓首

京本英辭類彙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  
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錄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  
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 見居士集四十七卷

外集卷第十九

按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

其末云屬出疆忽忽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  
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為答得非  
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答家咸書茲者人至

此下有字

與王深甫論世譜前世

真蹟世字况一人之力真蹟

下有字

同前

以集古裴公紀德獨觀之則此帖正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處疑脫零數

同前代止

一作代之

與蔡君謨書自三代

此下二有奔走川險阻四字不

足以示人

不字上一自傳有也字







